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三十一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上　　宋　袁樞　撰

廢帝之亂

孝武帝大明二年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侍魯郡巢尚之人士

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衰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

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顔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顔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

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
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
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
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
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
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法
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
建康　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

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磬兒

己丑太后殂

明帝泰始元年　廢帝幼而猲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耶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謡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為真天子官為假天子

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大宰顏柳共為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帝遂發詔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法興死解巢尚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為百姓患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陽尹顏師伯居權

日久海內輻輳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為尚書左僕射觧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為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慴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

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懐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豫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絶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别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犇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

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隷矣初帝在東宫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

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廢帝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宫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

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帝令太廟别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立名畫工令齇之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　廢帝自即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

言義陽王昶反而討之昶犇魏事見元魏冠齊　吏部尚書
表顗始為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
奏其罪白衣領職顗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顗為督雍
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
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
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
子頊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朝廷以興
宗為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說

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内大臣朝不保夕曷令出居陜西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令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宮省内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内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顗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令始免矣鄧琬

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顗與之
欵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見者
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為吏部尚書　帝舅東陽
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冬
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
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
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
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以宮婢送邁第殯葬

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為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

行無可復望令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令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

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令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鎧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

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内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没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

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絶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秘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

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太守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玄謨使法榮至興宗所興宗謂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間

寫道隆解其意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爲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内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爲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爲阬實以泥水裸彧内阬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爲

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曚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為太子彧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曚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

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户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録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

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為將帥初帝使荊州録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内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絶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罷械旬日之内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

太守孫沖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殭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為帝盡

力帝恃之益無所忌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阮佃夫内監吴興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閤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瑯邪淳于文祖等隂謀弒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彧左右錢藍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宫人裸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宫中求

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
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
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彧獨在
秘書省不被名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吴興壽寂之見輒
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細
鎧王南彭城姜産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
明寶寂之等聞知之皆響應幼豫約勒内外使錢藍生
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

東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産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

太后令除狂主令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為休仁就
中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
臣於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
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
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
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
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己未湘東王以
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

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横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為黄門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進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

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馬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荆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　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内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得自

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閤　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為尚書僕射景文即彧也避上名以字行　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荆州即以琰為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黄閤實為公私大慶琬以晉安

王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
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事耳
衆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顗既
至襄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脩兵械簡集士卒詐稱
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
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為江州刺史荆州刺史臨
海王子頊即留本任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
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

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刼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苟卞之大懼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荆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　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

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并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悦為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内史龎孟虯為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兾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

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閤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犇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

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厲孟蚪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顗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說顗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顗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

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

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宫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罷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内出犇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為大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為長史内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

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否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袁顗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為太守　上使冗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

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令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為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　兖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頼川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懐希望使天道

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曷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惟臣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邱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内外憂危咸欲犇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

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初上遣東平畢衆敬詣兖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命以衆敬行兖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邱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衆敬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也　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勔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

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覬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覬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　孔覬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

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

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
喜先時數奉使東吴性寛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吴
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
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
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吴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
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
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
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遥相應接沈懐明張永

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驅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

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覬將孫曇瓘
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
諸將謀曰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
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
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
晉陵吳喜軍至義鄉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
璪計事聞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
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犇錢唐喜入吳興任

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犇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懐明等諸将東擊會稽名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　丁夘吳喜至錢唐孔璪王曇生犇浙東喜遣彊弩将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黄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将士多犇亡孔覬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逃犇嵴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已夘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

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璪殺之庚辰嵴山民縛孔覬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璪所為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　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勔進軍小峴殷琰

所著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　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為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沖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為前鋒據赭圻沖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

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子勛加沖之
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郢荆湘梁雍五州兵
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
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
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
人情乖離莫樂為用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
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
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

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甦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欲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為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遣各將三十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

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
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
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
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令輒相推為統但當相與勠力耳
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
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
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
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

亮不從辛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北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犇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為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悉散還共保濃湖

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於赭圻　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

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為松滋侯　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勔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黄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　前奉朝請壽陽鄭黒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

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　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龎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勔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

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壍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奔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

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以晉安王子勛之
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侍郎
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
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　散騎侍
郎明僧暠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暠為青
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
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
民據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

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暠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勔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既與勔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勔曰劉順精甲八

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惟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令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横塘抄之安國始行賫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陳叔

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勔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為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

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為輔國將軍督弋陽四山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為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中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為冀州刺史　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為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降傅靈越走至淮西武衛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

送諸勔勔語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

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顗借襄陽之資顗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為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龎孟虯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成世子賾為南康贛令鄧琬遣使収繫之門客蘭陵桓康擔賾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賾族人

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賾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士追賾賾與戰擒之賾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　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　始興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

斬之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諸軍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龎孟虯引兵來助殷琰劉勔遣使求援甚急

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蚪蟻聚必無能為遣别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叚佛榮將兵救動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率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旦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與

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已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吴喜等以皮

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驪盃蚪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

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蚪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蚪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閬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為北豫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蚪敗並開門出降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内路欲攻錢溪既而謂

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鬬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别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

鵲頭諸将又斷其下流已堕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将千人步趨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為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閒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将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胡衆駭懼胡将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

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顗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誑顗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大雷餘運令顗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顗去徑趨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顗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鷰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顗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顗顗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幷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

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并送首以為己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己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為一戰之資當停據湓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趨沔口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

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御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

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
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於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
太守費畢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
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
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癸巳解嚴
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
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
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

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荆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荆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荆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

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　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眞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鎭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兗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劉勔圍壽陽垣閎攻合肥俱未下

勔患之名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犇淮西歸常珍奇勔擢廣之為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勔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為東海太守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事見明帝北伐　冬十二月劉勔圍壽陽自首春至於

末冬内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寛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
上使中書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
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令直中書為詔彼
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
詐為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絶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
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
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
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

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欵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勔詳説勔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勔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勔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豪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

復仕至少府而卒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　晉安王子勛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專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令以重兵迎

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鄉之所有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為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薛安都以其

子爲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爲都督徐兖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内公兖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爲兖州刺史衆敬子元賓

在建康先坐他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
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
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
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於秺西河公石至上蔡常
珍奇率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
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
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
置酒嬉戲羲曰視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乃

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而止羲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奔魏遣建安正陸馛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為奴婢者馛悉免之新民乃悅　是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磕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鑰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内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

復謀叛尉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燦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吕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

亦隨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為魏所虜上聞之名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隆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氂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褰開既而

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貫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高祖蟣虱生介胄經啟疆埸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獲堂構豈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兖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河運載以賑新民魏主從之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

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義曰張超蟻聚
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
超脩城浚隍積薪除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
社　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
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
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
僧暠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
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

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為沮撓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洋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

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為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為冀州刺史懷珍乃還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弟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團城及兖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

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偽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為軍賞酈範曰齊

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茍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虧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宋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

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於夏四月乃克之白曜怨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勍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

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
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
樂陵然後棄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
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
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
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
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
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

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

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
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
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
青兾二州猝未可拔也　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
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
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
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
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

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雍之間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彊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兖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

城也𧑐崇祖將部曲犇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為朐山戍主朐山濵海孤絶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圂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歛集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

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為北琅邪蘭陵二都大守垣榮祖亦自彭城犇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　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名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

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伯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

房法壽為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為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為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

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為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　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為刺史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兗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曄與

邪利皆没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賔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賔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賔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賔不得降魏兵圍之　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懐貳心劉勔復以書招之㑹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焼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灈水

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勔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閼于拔於汝陽臺東獲軍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勔使司徒參軍孫臺瓘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勔勔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内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残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

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　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讜以團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為東兖州刺史元又說兖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兖三州諸軍徐州

刺史鎮彭城名薛安都畢衆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　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曄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犇壽陽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

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没遂降於魏

夏四月劉勔敗魏兵於許昌　秋七月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

冬十月發諸州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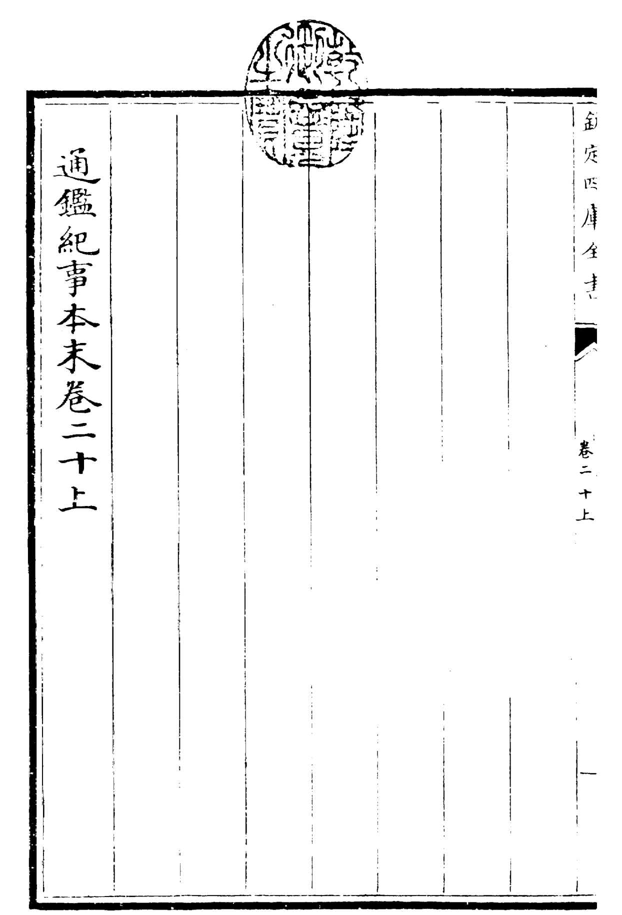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

夜拒戰甲胄生蟣蝨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觧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内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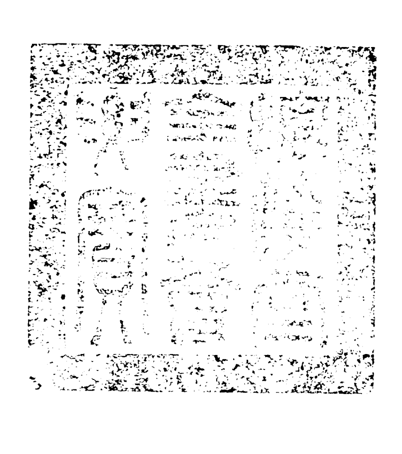
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人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户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

者即為僧祇戸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戸以供諸寺掃灑魏主并許之於是僧祇戸粟及寺戸徧於州鎮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